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magnifying glass and a pen on a textured, light-colored surface. The magnifying glass is positioned in the upper right, with its handle extending towards the right edge. The pen is positioned in the lower left, angled towards the center. The title '林中怪兽' is centered in the middle of the image.

林中怪兽



那个男人要么是悲观厌世，要么是精神错乱，也有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他一动不动地站在一块微微突出的山岩边缘，岩石距离水面约二十米，也可能是二十五米。他凝视着湛蓝色的、深不可测的深渊。即将西下的夕阳照在小小的浪尖上，闪烁着金黄色的光芒，开裂的礁岩没入了一片近乎虚空幻境般的猩红中，看起来就像是有鲜血正滴滴答答地顺着每个山崖的棱角、每块突出的岩石缓缓滑落。

“他不能这……这样做！”彼得仰头呆呆地望着那个男人，震惊地低语道。

“他一定是疯了！”鲍勃也低声附和道，“彻底疯了！”

那个男人又向前踏出了一小步。他肌肉发达的胸膛起起伏

伏。一小股强风拂过他的黑发，然而他似乎毫无知觉。他聚精会神地向下望着深渊，吸气，呼气，沉思。尤斯感到脖颈儿一阵发麻。他不禁想象，如果此刻站在上面的是自己，他又会怀着怎样的心情。“他一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尤斯似乎对此深信不疑。

彼得不由自主地随着那个男人的节奏而呼吸。“我看他一定是疯子。只有头脑不清醒的人才会站到那上面去。”

鲍勃一边点头，一边向上望去。“他跳了，他真的跳了！”

事实上，这个男人正在伸展双臂。他抬起双臂向身体的两侧伸直，手掌向下，全身的每根肌肉纤维都保持着高度紧张，好像他随时准备跳向空中一样。他的整个身躯犹如肌肉与筋腱形成的十字架一般。然后，他踮起了脚。

“太不可思议了！”彼得喘息着说。

那个男人再次向岩石方向俯下身，轻盈的蹲坐姿势在岩石上留下了有力的痕迹。突然，他像弹簧一样纵身而起，水平地“躺”在空中，在那一瞬间，他整个人如同被冻住了一样，飘浮在深渊上空。

彼得紧张地屏住了呼吸。他的脑海中闪现出这样一幅画面：他坐在云霄飞车中，当车的位置刚好到达顶点时，整个世界仿



佛在瞬间静止下来，然后飞车再次俯冲而下。

地心引力控制了那个男人。他的身体微微前倾，开始坠落。

“吓死我了！”彼得看得目瞪口呆，鲍勃也下意识地合拢了双手。

那个男人降落的速度越来越快。当然，他身体的每一块肌肉仍然紧绷着，他的双臂也一直保持着伸展状态，好像直到最后一刻他都认为他能飞起来。他的背部微微挺直，头部后仰，向水面直冲而去。

“手向前，手向前。”尤斯喃喃自语。他双手合十，拇指交叉，好像在给那个男人做示范似的。

还有五米。那个男人这时才转为垂直降落。他伸直了后背和头部，缩紧脖子，满足了尤斯的祈求。此刻，他的双臂成为笔直延长的身体的一部分，双手手指钩在一起。下一刻，他像箭一样射入了水中，水面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吱吱的响声就将他吞没了。

三个问号默默地、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大海。在那个男人潜入水中的地方，水泡汩汩而出，当水泡中的空气升到水面的时候，海水翻涌了片刻。当然，那个男人自己什么都没看到。

“那儿到底有多深？”鲍勃的目光在水面上来来回回地巡视着，轻声问道。



“据说超过十二米。”尤斯也在紧张地期盼着那个男人快点出现。

突然从水面上传来一声尖叫。三个问号迅速扭头看去，只见一条小船上的一位年轻女士正兴奋地指着海湾某处。男孩们盯着那儿看了半天，但是阳光太耀眼了，一时间他们什么都没看到。他们用手搭在额头前遮住阳光时，才看到了那个男人。

“他在那儿！”彼得怀着轻松的心情喊道，“他成功了！”

悬崖跳水运动员的头从海湾的一边冒了出来。那个男人兴高采烈地向观众微笑致意，并且从水中伸出拳头以示胜利。

“女士们，先生们！掌声送给罗伯特·卡瓦利！”主持人通过麦克风宣布道。他和一个由四人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坐在一艘大摩托艇上，摩托艇停靠在海湾中心。“这是一次非常出色的悬崖跳水！”

“简直太疯狂了！”鲍勃脱口说道，像其他人一样，他开始热烈鼓掌和大声欢呼。

“太棒了！”彼得大声喊叫，还把手指放进嘴里，用尽全力大声吹起了口哨。

“太值得一看了。这才是真正的勇气！”当跳水运动员以自由泳的泳姿向一个小平台游去，然后从水中上来时，尤斯不停地点头赞许着，一直为他鼓掌喝彩。在此期间，下一名运动员

已经在悬崖上做准备了。

一共有九名悬崖跳水运动员报名参加了这次比赛，比赛在马利布附近的桑塔·克拉拉小村边举行。几年前，当地冲浪俱乐部会员发现了这块魔鬼岩，就像传说的那样，这个地方特别适合进行悬崖跳水运动。从那时起，这里每年都会举办比赛，优胜者除了可以得到一小笔奖金外，还会获得参加环球国际悬崖跳水比赛的资格。

当彼得在网上读到相关信息时，他再也无法抑制住兴奋之情。作为三个问号中的体育能手，他对每项体育比赛都相当感兴趣。迄今为止，他只从电视中看到过悬崖跳水运动。他立刻决定，无论如何，他一定要到现场亲身体验一次。

鲍勃欣然同意前往，尤斯也愿意同行。从总体来看，尤斯擅长的体育项目并不太多，这从他总是随身携带的那几样东西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对体育其实没有太大的兴趣。尽管如此，对于尤斯来说，同意去看比赛也算不上什么艰难的决定，因为家里大量的工作还堆在废品场上——蒂图斯叔叔不知道从哪儿搞到了成车的电子垃圾。比起整理、检查和分类这些电子垃圾，观看体育比赛的乐趣可要大得多。

而且，在最初的怀疑之后，悬崖跳水运动也以其自身的魅力吸引了尤斯。这项运动把对身体的极限控制、勇气和危险紧

密结合在一起，从而产生了某种特殊刺激效果，深深地吸引了观众。比赛现场热闹非凡，观众有的浑身起了鸡皮疙瘩，有的紧张得难以呼吸，有的发出愉快的欢呼声。三个问号追随着这热闹的场面直到活动结束。在他们看来，韦恩·卡里克才最应该获得本次比赛的最终胜利，因为他甚至把空中翻转嵌到了跳跃中。而不像纳坦·克勒，虽然他一直保持笔直状态没有溅起水花，但是正确的入水姿势并没有什么值得称奇的。

活动结束后，所有环绕在海湾的观众都驾船划向一片小沙滩，那里有条小路通往桑塔·克拉拉。停车场就在那儿边上，鲍勃的甲壳虫也停在那里。

这条小路先是引领着男孩们向上走了一段海岸斜坡，然后进入了一片树木稀疏的林中。他们激动地聊着跳跃技巧、运动员以及名次，渐渐地落在其他观众后面，越来越远。在专心致志的交谈中，他们几乎没有觉察到黄昏的降临。

但是，猛然间三个人都情不自禁地抽搐了一下。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穿过了丛林，那是一个女人极度恐慌的尖叫声。

“哪里……这是从哪里传来的？”鲍勃惊恐万状地回过身去，把目光投向了他们刚刚走过的那条小路。

“不，是从那儿！”彼得恐惧不安地指着一片山坡。那里的林木比较浓密，光线也更为幽暗。“尖叫声就是从那儿传来的！”

我敢肯定！”

尖叫声再次响起，声音越来越大，距离也越来越近。

“彼得是对的。这是从上面传来的，”尤斯镇静地确认，“来吧，伙计们！”

三个问号快速地飞奔起来。他们匆匆地横穿树林，向尖叫声的方向跑去。越是接近树林，道路就越是难行。树枝打在他们的脸上，树根把他们绊得踉踉跄跄。最后，彼得踏进了一个狐狸洞，直挺挺地掉下去了。

“等等！”尤斯在原地站住了，侧耳倾听着四周的动静。

脚步声！他听到有人在跑！声音来自右方。

“喂！”鲍勃一边喊，一边向前赶去，“喂！出什么事了？您需要帮助吗？”

“我们这儿有三个人。”彼得的脚很痛，但是他并没有把这当回事。

“天哪！”他们听到了一个女人声嘶力竭的叫喊声，“噢，我的上帝啊！”

“您等着！我们马上就到您那儿了！”尤斯指挥着他的朋友们，“到那边去！”

男孩们转身向右跑去。虽然他们还没看见那个女人，但是听到了她越来越清晰的脚步声。她一定就在不远处。

“她在那儿！”彼得看到一个影子在两棵树干间一晃而过。

“女士！”尤斯向右跑去，进一步缩短了和那个女人的距离，“我们在这儿！我们不会伤害您的！”

眨眼之间，那个女人尖叫着冲向了他。尤斯再也无法保持平衡，重重地摔倒在地上。那个女人本来就是踉跄而行，因此也同样直挺挺地跌倒了。这时候，彼得和鲍勃才刚刚跑到他们身边。

“女士，究竟出了什么事？您被跟踪了吗？我们能帮您什么忙吗？”鲍勃一边问，一边想把这个女人扶起来。她很年轻，长得相当漂亮。但是，此刻恐惧却让她漂亮的脸庞扭曲了。

这个女人紧紧地抓住鲍勃的胳膊，气喘吁吁地站了起来。

“怪物！”她结结巴巴地指着那座小山说道，“怪物就在那上面！你们赶紧离开这儿吧！快走！”这女人因恐惧而颤抖不安的目光死死地盯着鲍勃。紧接着，她一把将他推到一边，继续向前跑去。

A magnifying glass with a black handle and a silver rim is positioned in the upper right quadrant. A black pen lies diagonally in the middle left. The background is a light, textured surface.

陷入龙爪中



“您等等！”鲍勃急切地大喊，“您快停下来！”他准备去追那个惊慌失措的女人，但是尤斯拦住了他。

“算了吧，老三。她很快就会找到路，遇到其他人的。我不认为她还需要帮助。她只是吓坏了，想尽快离开这儿罢了。”

彼得既没有看那个女人，也没有注意听朋友的话。他的目光沿着斜坡方向望去。黄昏正在渐渐消逝，黑夜正在渐渐降临，森林里静悄悄的，充满了神秘与恐惧。

“你们听到了吗？”彼得轻轻地问，“怪物。她提到了一些有关怪物的情况。”

“是的。事实上，”尤斯答道，“她的讲述非常有趣，我们应该对此一查到底。”

彼得慢慢转过身来。“你真的认为这是个好主意？我看，一会儿天就黑下来了。我们没有……没有手电筒。”他结结巴巴地说，“这儿……我们根本就不熟悉，并且根本……”彼得急切地向鲍勃瞥了一眼，“你也说说吧！”

鲍勃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感，不让自己露出笑意来。但是，彼得的神经承受力常常很不稳定。这显然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以往办案时，每当三个问号以为自己遇到了不可思议的事情或者令人恐慌的案件时，彼得就不得不与恐惧抗争。

“过来，老二！”鲍勃平静地说，“很可能是那个女人夸大其词了，或者是她的想象力太丰富了。她一定只是被阴影或是长满结疤的老树吓到了而已。”

彼得看起来似乎并没有被说服。“一棵看起来像怪物的、长满结疤的老树？还长着爪子，有巨齿和鳞甲？”

“是啊，就是这样嘛！那儿很可能什么都没有。你会看到的。”

彼得嘲讽地笑了笑。“如果那儿什么都没有的话，我们为什么还要去查看呢？”

尤斯幸灾乐祸地笑了：“因为要是幸运的话，也许我们能碰上一个真正的怪物呢！”他说着忍不住大笑起来，鲍勃也跟着笑了起来。

“这有什么好笑的！”彼得喊道，“这一点儿也不好笑！”
不过虽然这么说，他还是跟着一起向前走去。

森林越来越浓密。越来越多的针叶树木与高大的阔叶树木相互交织在一起。茂密的森林使得他们寸步难行。他们无路可寻。这片森林看起来人迹罕至，说它是原始森林也不为过。更糟糕的是，光线越来越暗。要是在森林的外面，这个时间看什么几乎都还是清清楚楚的。但是在黄昏时分的森林里面，灰暗朦胧的光线笼罩了万物，三个问号什么也看不清。

彼得每向前迈出一步，担心就多了一分。这不是一般的森林。不知道什么地方，总是令人感觉有些不对劲，这一点他确信无疑。在他的脑海中，怪物的形象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他们没有遇到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让那个女人感到恐惧的东西只是一场误会，既没有岩石、树木，也没有动物。

“那儿，伙伴们！你们看到了吗？”鲍勃突然惊讶地喊了起来。

彼得冷不防地吓了一跳：“什么？”

“前面那儿，灌木丛后边。那是栅栏吧？”

尤斯仔细地看了看。“是的，你说得对。而且那还是一道相当高大结实的栅栏。”

“在这儿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的人，一定有他充分的理由。”彼得推测道。

“也许，我们已经到了桑塔·克拉拉的附近。”尤斯一边思索，一边说，“很可能再往前森林就到头了，这只是紧挨着村庄的一个庄园。”

“但愿如此吧！”彼得说。离村庄越近，遇到怪物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我也不知道。”鲍勃的话让希望立即破灭了，“那后边看起来还是相当大的一片森林。我现在深刻地感觉到，有人在森林中间的某个地方建了房子。”

“我们去看看！”尤斯跑进灌木丛，径直朝栅栏走去。

不一会儿，他们站在了由铸铁长矛筑成的、雄伟的围墙前面。这些看起来很威严的黑色长矛构成了一道栅栏。这道栅栏至少有三米高，栅栏顶部锻造成矛尖的形状。固定的距离内矗立着敦实的墙垛，这些墙垛把这道栅栏固定得结结实实。他们没有发现建筑物或入口。

“我得说，肯定不会有人愿意来这儿拜访的。”彼得顺着长矛向上看去。

尤斯赞同地点了点头。“但是，尽管如此，我并不认为像这样的地方绝对不会存在。你们听到什么动静了吗？”

彼得和鲍勃静静地听了听。

“大海！”鲍勃听出来了，“我听见大海的声音了！”

“看来我们绕了个圈，因为我们原来离海岸并不远。”尤斯十分肯定地说，“庄园的主体建筑恐怕就在前边的什么地方。”他指着左边，栅栏从那里笔直地向前延伸，“这个大概能一直延伸到海岸边。有人住在这里，这个人肯定想在这儿享受清静安逸的生活。他拥有足够的金钱，所以能在海边建造一座规模如此巨大的庄园。”

“一个大富豪？”彼得疑惑地看着他的朋友，“也许是一个电影明星？或许是一个音乐家？”

尤斯有一些犹豫。他一边思索，一边说道：“或者是一个非常富有的怪物。”

“我要笑死了。”彼得装模作样地发出怪笑声。

尤斯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走，我们去四处看一看。”

这三个男孩决定不再返回海边，而是沿着栅栏朝另一个方向走去。在那儿，或许他们更有可能找到庄园的入口。他们三人一个紧跟着一个，沿着栅栏跑，好奇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庄园。但是，栅栏后面由女贞树和桂樱形成的一层厚厚的矮树篱挡住了他们的视线，让他们什么也看不清。矮树篱之间偶尔会有个小缺口，但即使这样，这三个男孩也只窥探到了罕见的

灌木丛和畸形的树木，还有一个水面布满植被的小湖和一块看起来像个巨大的沙盘一样的空地。他们相信，在更远一点的地方还可以依稀识别出一个塔楼，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塔楼的废墟。但是能住人的建筑物，他们连个影子也没看到。

突然，彼得停住了脚步。“等一等！”他停下来，一动不动地侧耳细听。

“有情况吗？”鲍勃转过身来。

“你们听到什么了吗？”彼得指着栅栏的方向。

“什么？”

“那儿……那儿有呼噜呼噜的声音。”

尤斯想穿过围墙栅栏看一下。“一只狗？”

“不是，那声音要低沉得多。更……更像是轻微的雷声。”

尤斯摇了摇头。“我什么也没听到。”

鲍勃耸了耸肩。“我也没听到。”

彼得镇定地看了看他的朋友。“但是那儿有动静。肯定有！”

栅栏向内拐了一个大弯。它像一堵墙，连绵不断而又单调乏味地穿过森林。当几个男孩最终站在庄园入口时，他们还在考虑是不是朝着大海方向跑更好。

“噢！”彼得缩了下头，朝周围看看，像是在寻觅什么，“相比之下，通往我们废品场的大门只能算是一个鸡窝门。”